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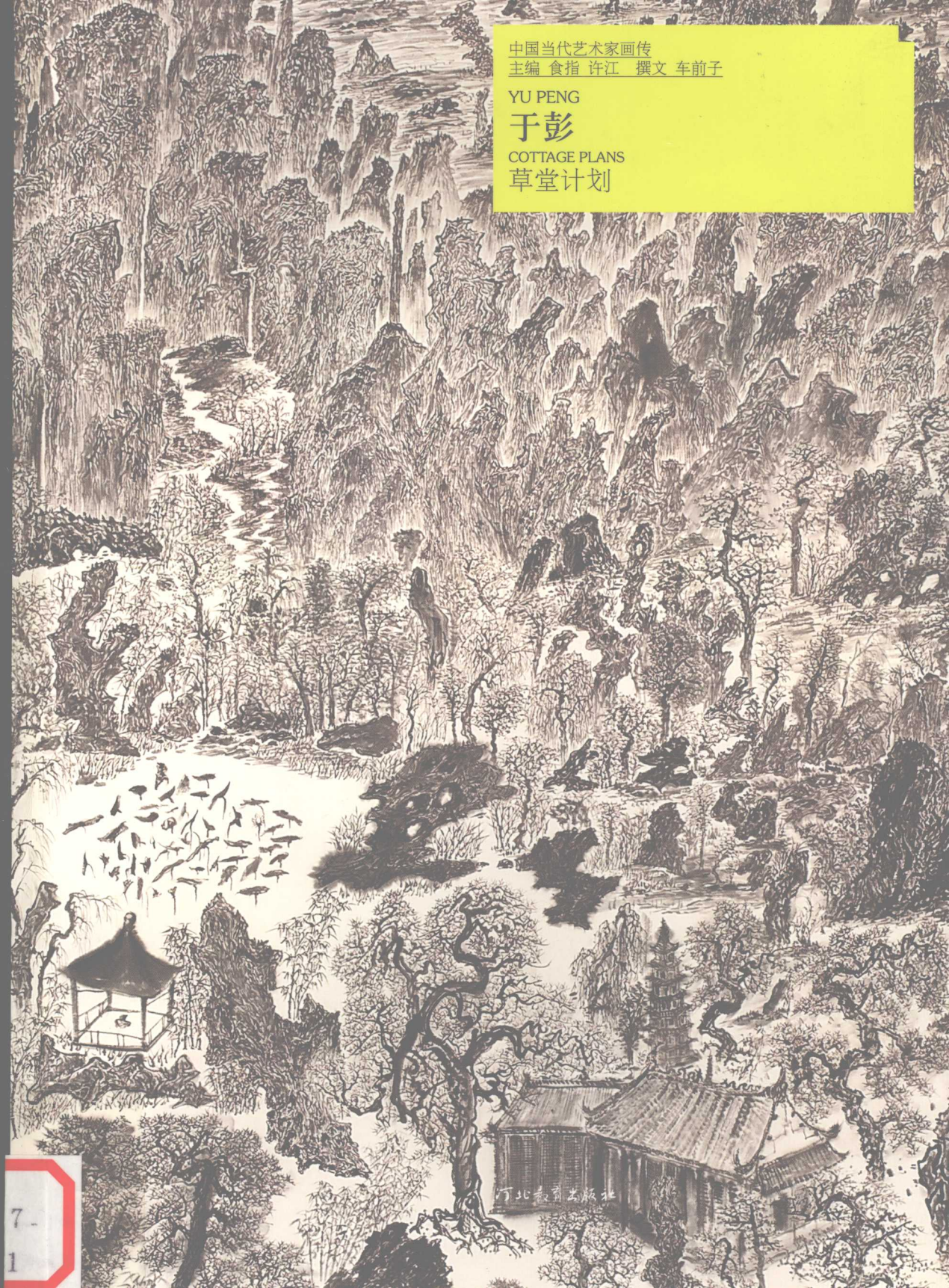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
主编 食指 许江 撰文 车前子

YU PENG

于彭

COTTAGE PLANS

草堂计划



河北教育出版社

7-

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食指,许江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12
ISBN 7-5434-6317-2

I. 中... II. ①食... ②许... III. 艺术家—评传
—中国—现代—画册 IV. K825.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56578号

策 划 / 三尚艺术

特约编辑 / 陈子劲 张 健 熊 磊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 050061)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3号楼2层, 邮编 100101

电话 010-84853332

编辑总监 / 刘 峥

文字总监 / 郑一奇

责任编辑 / 杨 健

设 计 / 郑子杰 王 梓 吴 鹏

制 版 / 北京图文天地中青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12印张

出版日期 / 2006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434-6317-2

定 价 / 580元 (全套10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K825.7 -

Y716.1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
主编 食指 许江 撰文 车前子

YU PENG

于彭

COTTAGE PLANS

草堂计划

序言一

如此规模地组织当代重要诗人写画家介绍画作，不仅是一个创举，准确地说，是恢复了一座古老的文化桥梁，把诗人和画家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兼兄弟关系又建立起来。从文化的角度看，一批在汉语中成长的画家当然要用汉语的眼光来理解、认识、批判。

精神转化为产品，是时代的趋势，也是文明进步的表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按照各自的规律向前发展，它们并不同步，但在某一点上有时会达成平衡或统一。比如一幅画在一个家庭体现了双重价值。

但艺术品进入民间市场不应该是一件盲目的事情，必须建立良好的秩序，这需要时间和过程，重要的是需要一批人为此付出努力。首先就是要培养大家的感受力和鉴赏力，逐渐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作品，什么是传统和创新，怎么样的画才有价值，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谁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画家。

通过人类学意义上人性最敏感的诗人，我们进入一个画家的灵魂。他们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大多地方他们也是普通人，而在某一处，他们显现了神奇的记忆。对一幅作品的评判首先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拷问。

这套书的出版可喜可贺，它填补了一个空白，如此大面积的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最重要的画家在同时做着一件认真细致的工作。

我感谢他们！

食指 2006.8

Prefac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are gathered together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write about painters as well as their masterpieces. This large-scaled activity serves not only as a pioneering work, but a bridge through which the classic relationship of brotherhood between poets and painters is restored. Culturally speaking, painters raised in a Chinese-speaking environment will undoubtedly try to appreciate paintings with eyes peculiar to the Chinese.

To convert spiritual intelligence into tangible products is the current practice, which shows the progress of our civilization. Though both spiritual and material civilization advanced in their own orbit yet not synchronically, the point will somehow be arrived at when balance or unity is reached between them. A painting hanging in a room is just an example to the point, which demonstrates the above-mentioned double values for a family.

But art works should never hit market blindly. A fine order is a must, which requires time to develop, and most of all, efforts devoted by lots of people. To begin with, we should nurture people's sensi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appreciate. Gradually, we must let more to discern what a lasting art work is, what tradition and creation are, and what a valuable painting is. But all of these are possible only when the precondition is satisfied, that is, there lives a real excellent painter.

Anthropologically, poets, through whom we may enter into painters' souls, are the most sensitive to human nature. They are mostly ordinary mortal people of flesh and blood, whose lives are also full of joys and sorrows. But in one particular place, they, somehow, display their unique wizardly power to see A to Z of all details of everything and express them without any omission, which can be briefly said as the unique combination of his emotion, imagination, intellect and intuition. Therefore, for a poet to pass his judgments on to a piece of art work, he has to be first all of put to the torture of his soul.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set of books is a delightful event, for it fills up the gaps, and gathers together nationwide the most excellent poets and important painters to be painstaking with the common task.

I hereby give my thanks to all of them!

By Shi Zhi August, 2006

序言二

西汉扬雄曰：“言，心声也。”诗与画都从于心。

今天，我们带着一颗诚挚的心在这里相会。

“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在这里，诗与画在这里，找寻彼此相识相知的气息和心迹，并以此去召唤真正富于诗性和画意的生活。

诗人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社会阶层。诗人是一种灵魂的类型。这种灵魂总在漂泊，居无定所，并总是从躯体上抽离出去，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回望自己，返观自照。诗人总是在远方看到了自己，看到了真正的生活，但是他却永远到不了那里去。并不是所有写诗的人都称得上诗人。许多从事别的行业的人们那里，却蕴含着诗性。真正的诗人在生活中。我们向真正的诗人们致敬！

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缺少诗人却盛产歌星的年代。那歌总将诗的思想和激愤掷去，却将浮华张扬；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将一切都插电的年代。诗言志的本色被淹没在世界的图化和碟化的绚烂之中，诗人的赤诚与明澈正面对着媒体独裁和技术优先的双重黑衣。

我们可以容忍没有诗，但我们不能容忍没有诗性的生活。我们可以容忍没有诗，但我们不能容忍将许多假象滥充为诗性。所以，我们走在一起，重新寻找诗的气息，重新寻找诗性和诗人的灵魂。

许江 2006.5

Preface

A well-known Chinese poet once said: Words are the voice of the heart, so are paintings.

Also, our ancestors believed that both writings and paintings originate from our heart.

And today, with sincere hearts, we, poets and painters, are meeting he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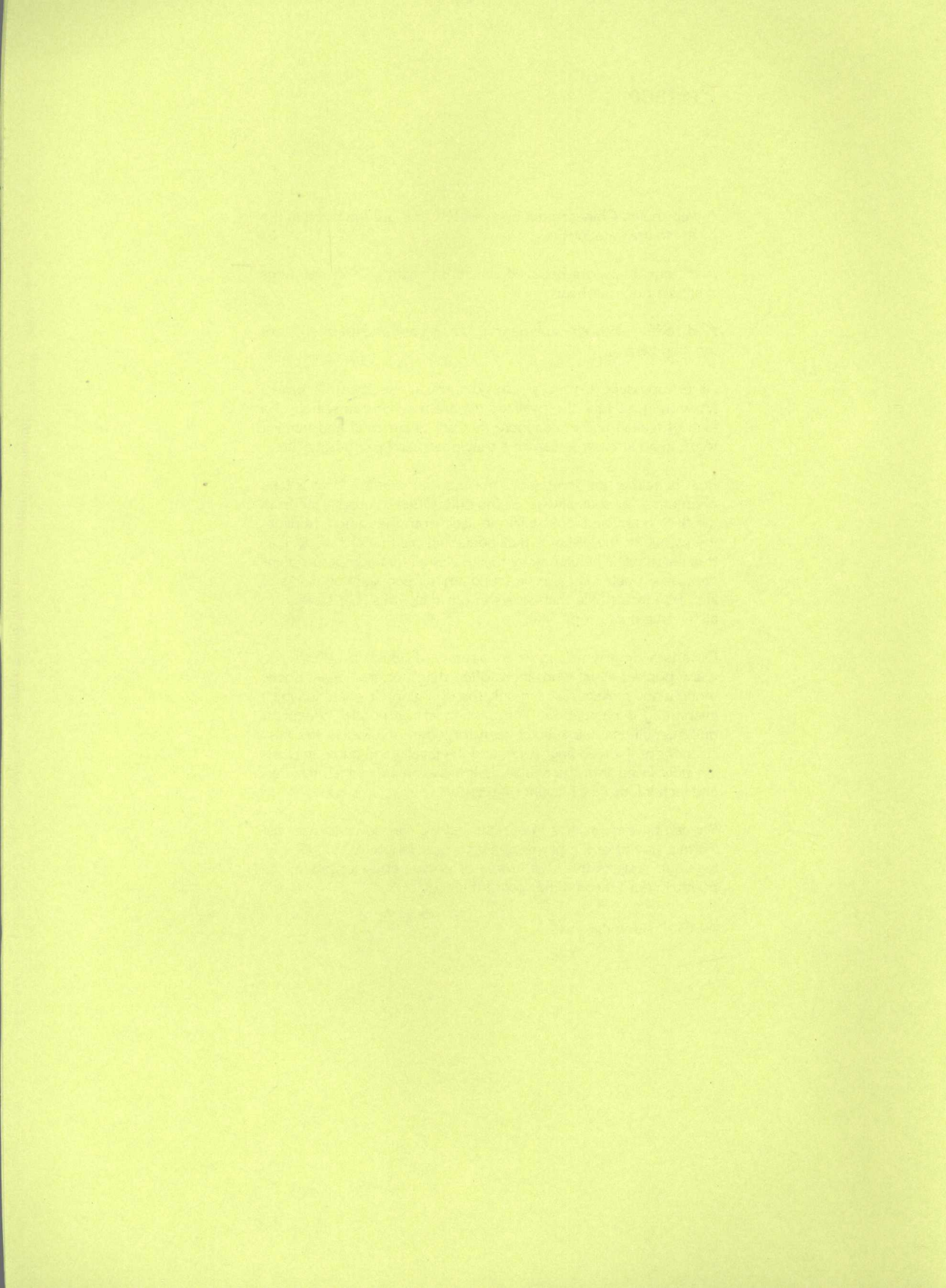
As one passage from a poem goes, Swallows, like the ones I knew, return. Like the swallows we are now here in search of a kind of feeling and atmosphere that are understood and familiar to us, in an attempt to call on a truly poetic and picturesque life.

Poet is neither an occupation, nor a social stratum. Poet is kind of an unsettled soul, always on the drift. Often it retires itself from the flesh body, and looks back on itself from the remote horizon. It is usually in the distance that poets find his true self, as well as true life, a place he can never reach. Not all that compose poems are poets; poets may also be found among people in all works of life. True poets hide themselves in our daily lives. Let us salute to all the true poets at present.

Ours is a time which lacks in poets and which produces too many popular stars, who, more often than not, cast away poetic thought and feelings, leaving only the vain glory. It is time in which everything is plugged in. The mission of the poetry to express one's ambitions has already been forgotten and lost in the false splendor of the madding world, and the loyalty and purity in poets are now faced with the double dark forces: media which dictates, and technology which is put on prior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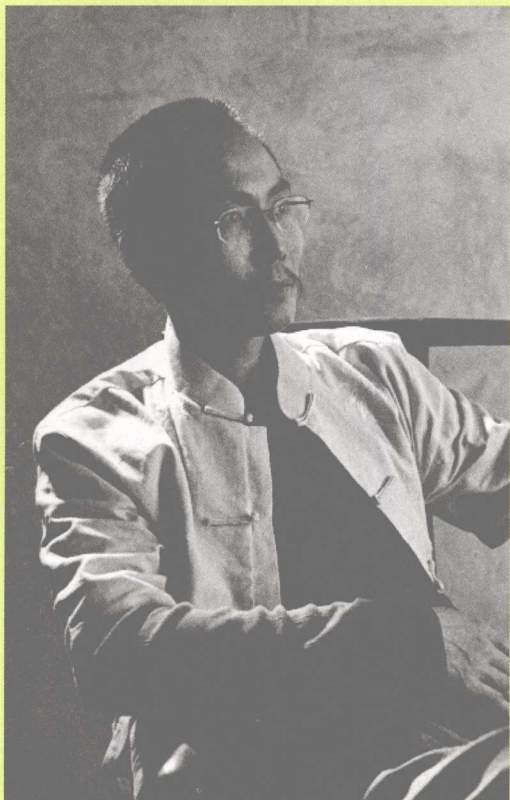
We can have no poems in our life, but we can never tolerate life without poetry or life permeated with pseudo-poetry. So, let us be together, rediscovering the aroma of poems since forgotten, the poetry in our time and the soul of the poets.

By Xu Jiang May, 2006



目 录

10	前言一
11	前言二
13	附体的家园
15	提前的欲望
16	在意象的空间里做个今之古人
18	浪漫的人玩自己的生命
20	追忆的情调
23	有点欲仙欲死了
25	其中有悲哀
27	纸头的水墨
29	终于欲仙欲死了
31	后记
33	于彭作品
	附：于彭简介



车前子，原名顾盼，号八宾
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
生于苏州，现居北京。
出版有诗集一册、散文随笔集十种。诗歌观：不可思议。



于彭，1955 年生于台湾台北市士林外双溪。
多次参加和举办国内外美术展览，
多幅作品被国内外的各大美术馆收藏。
代表作品：《欲望山水》、《欲望山水之海上风华》、《魂游象外》等。

前言一

于是——

我说：

于彭是台湾画家。我与于彭不多的几次交往，印象倒颇为深刻。这种印象仿佛晚年的莫奈画睡莲，不是一花一叶的明晰的结构，而是氛围：在我俩之间飘浮着粉色的水蒸气、光和影，寺院里的钟声响了，露下如滴，霜流亦声。以至于我有一次遇见于彭，都没认出他来。我妻子说：“这不是于彭吗？你怎么不打个招呼？”我妻子见过于彭的照片。我真记不住于彭的长相，就像去饭店吃饭，只要菜肴艳丽，我要认识厨师干什么？

我喜欢于彭的画，在众多画家的作品中一眼就能认出，我觉得这就行了。所以在这本书里，我不会对于彭有肖像描写、身高体重之类的刻舟求剑，以及对他生平经历过斤斤计较的交代。我或许将写出一本飘浮着粉色的水蒸气、光和影之书。我只写我的感受，这可是很困难的事，所幸我文字功底深厚（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写作文，才认识几百个字，语文老师对我的批语就是“文字功底深厚”，这有点像目前对一些文化老人的介绍动不动就是“国学大师”一样），雁过拔毛，说不定我真能拔下几根毛来。

于彭的长相我说不出，但我知道他穿着自己设计的布装。他迄今只穿过一次西装，那是在他大喜的日子，一身西装地挽着他太太走进教堂，把前来参加婚礼的朋友都逗乐了。于彭穿西装，就像我们听马三立说相声。儿子是自己的好，相声是马三立的妙。对不起，扯远了。

我还知道于彭一年四季光脚穿草鞋，这草鞋的做工比我穿的皮鞋还讲究。或许于彭在生活中是个讲究的人。所谓在生活中是个讲究的人，意思就是能处处觉得美。

他吃油爆河虾，会把河虾拿到灯下去照一照，一如欣赏鸡血石。我们在梅家坞的溪水边吃饭，野地里没有灯盏，于彭他就用筷子夹住了一只油爆河虾，对着月光照。这时我就大喊一声：“店家，小二，伙计，拿梯子来！”伙计把“梯子”听成了“蹄子”，忙问是红烧还是清蒸？我说拿架梯子让这位客官爬上去，这样他能离月亮近些。21世纪的杭州伙计已经不懂风雅了，吓得逃走。如果在南宋，伙计肯定会扛来两架梯子。

有时候我觉得于彭是南宋之人。有时候我又觉得他没这么高古，范围应该不出晚明。不管怎样，于彭身上的确有古风。

对于彭来说，我认为这不是怀旧，是他的精神需要。所以他的

绘画，表面上是奢华的，骨子里却有倪云林一般的洁癖。在我看来，精神需要在当代就是——也只能是一种洁癖了。

我与于彭的日常交往，常常觉得花影在身、及时行乐，两个人坐在一起喝酒，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醉了。第二天我一点也想不起我说了什么，至于于彭说了什么，我更知道了。情况常常是这样的，我和于彭两个人喝酒，你一杯，笑笑，我一杯，笑笑，一句话也不说，干杯的时候，笑两笑——碰杯之际一笑，喝完了再一笑。

而我在读于彭绘画的时候，却觉得他内心伤悲，或者是悲欣交集，或者是悲天悯人。我有了共鸣，或者是身世之感。我甚至不愿深入下去，我只想若即若离地看着于彭。如果我深入下去，或许会写得像自传了。我还不想写自传。

于彭有一句话，被人津津乐道。他说：“活到老，玩到老。”

我觉得既然是玩，那一定要好玩。但好玩往往是大家的，不好玩常常是自己的。

好玩是大家的，不好玩是自己的。元末的杨维桢写过一首诗《花游曲》，说起杨维桢，我对这个铁崖老先生倒佩服得紧，佩服他的书法。他在这首诗里把儒释道糅在一起，对了，还糅入女色。于彭的绘画作品，也有这种杂糅。硬要找出个主旋律，大概是“道”吧。可惜我对这方面一无所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倒不一定非要“是知也”，这是我要先说明的。但我并不认为“道”就是于彭的“宗教”，我甚至也不认为那是于彭的信仰。在我看来，“道”在于彭那里，是一幅画里的笔墨、激情、异端与奇思妙想。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山花不开，两人也是要对酌的，只要再碰头。就是一个人他也要喝的，用古话说来还是“蘸甲而饮”。

前言二

于是——

我在2004年1月4日，应朋友之约给于彭写了篇短文，名《爱生活，爱古人》，现在全部照录：

北新桥附近的紫苑茶馆这几天像在做梦，陶瓶中的清水，檀香腊梅的气息，墙上浓浓淡淡的水墨……这是台湾著名画家于彭先生的春梦，放到了紫苑茶馆里做。他的梦中有庄子的蝴蝶，这当然是少不了且翅膀翩翩的，而梦中更有我们看花的人、看陶的人、看画的人……我把这个展览参观下来，觉得自己也像在梦游，依稀抓住



书香如玉两相映



武夷山系列之二



从彼穿石而致我

几枝文字的野花闲草，就是“爱生活，爱古人”。

展出的是于彭先生的水墨画、他自己做的陶器，还有他心情灿烂地在陶器里的插花，还有他在台湾造的园子的照片，还有——于彭先生本人。我觉得这个展览中最动人的部分，就是他自己了，他把自己展览了出来，也把整个茶馆做了进去，这里面有种动感，仿佛在与生活恋爱，也仿佛在与古人恋爱。

在茶馆里看这样的展览，没有负担，想观看就观看，想闲坐就闲坐，想喝茶就喝茶，只是一不留神，观看的，闲坐的，喝茶的，都成了这个展览的一部分。

于彭先生 1955 年生于台北士林外双溪，看他的样子，像是双鱼座。他在 1981 年以前，是很西化的，主要画一些水彩、素描。1981 年是他的转折，这一年，他去了希腊雅典的“蓝灯画廊”搞展览。这个画廊大名鼎鼎，代理达利之类的现代主义画家的作品。在雅典，于彭先生突然感到了东西方的非花非雾，文化上的差异使他痛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中国驻希腊领事馆的领事。领事请于彭先生看有关黄山的纪录片、吃凤尾鱼罐头，于彭先生在饱了眼福又饱口福之后，在雅典呆不住了（只住了 20 来天），决定去中国大陆看看，这在当时是冒险——被台湾方面知道了，就会扣上“通匪”的罪名，不是扔进监狱，就是被管制。于彭先生说 he 为了未来的艺术，决定铤而走险了。他到中国大陆旅行了 108 天，游山玩水，寻师访友，考察了民间的木刻年画和地方戏（于彭先生还是台湾的皮影戏专家，自己做，自己演，手下还统领着几个皮影戏剧团）。在敦煌，他差一点冻死；在北京，他吃了两只烤鸭；在苏州，他坐在太湖石下晒太阳。直到把钱花完了，他才回台湾。这次大陆之行，用于彭先生的话讲，他像一块海绵掉到水里，浑身上下饱饱的，是大冒险，也是大收获，他的中国概念由此形成。

回到台湾后，他被管制了 6 年——在这 6 年之中，不得出境。他开始一门心思地画水墨画、写书法了。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上一意孤行，但他又是拒绝师承的。他喜欢宋画，却并不临摹；他喜欢怀素，也只是读帖而已。我在某些方面也是这个主张，比如怀素，怀素就是临摹不得的，不临摹怀素你或许就是怀素，一临摹怀素，你只能成为摸黑——好端端地把怀抱中的一方素净全给摸黑了。他学习传统，但走的却不是传统的学习方式，他有更大的抱负——他要从日常生活中、从更宽泛的文化背景中找到传统。有时候也就是发明，他像要把传统重新发明一次似的。我觉得于彭先生的好玩，也就好玩在这里。我突然觉得我不好玩了，一口一个于彭先生于彭

先生的，行文从这里开始，我就叫他于彭。

于彭的水墨画，笔墨敏感，里面有种气，让我觉得很舒服。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有“桂枝一芳足徵本性”云云，我抄了来放在这里，因为于彭在台湾的园子名“桂荫庐”。在我看来，于彭就是一块桂皮，他的近作也是桂皮一块——性情芬芳，出手却老辣。

先写这些。

文章的结尾，是“先写这些”，好像预见到两年半之后，还会有缘写一篇有关于彭更长一些的文章。在2004年1月4日的文章里，有些记述错误，我为了保持原样——一种旧作的公正性，就不修改了。如于彭在雅典呆的时间等问题，以我新写的文章为准。但这就准确了吗？

又，北新桥在北京；北新桥附近的紫苑茶馆，早倒闭了。这几年，几年就有一个沧海桑田。

附体的家园

于是——

1955年，于彭出生于台湾台北士林外双溪，他那时叫巫坤任，巫坤任是他的原名，像原住民似的。于彭这个笔名暂时还在空中飞舞，要等到他成为画家，才开始附体。一个人使用一个笔名，是附体的过程，其中有天赋，有命定，有灵魂。一个人使用一个笔名，是灵魂附体的过程，恰巧被我们看到，这是很侥幸的。

巫坤任属于巫坤任这个家庭，属于他的父母。而于彭则属于画廊、收藏家或者美术史。因为他是于彭，作为画家：恰巧被我们看到的部分。

于彭的祖籍在广东梅县。梅县是个出艺术家的地方，要知道，有些地方什么都出，就是出不了艺术家。艺术家对水土有特殊要求。梅县出过林风眠、李金发。李金发以前是学雕塑的，后来以诗文闻名。梅县那个地方不但出艺术家，出的艺术家常常具有革命性，这一点是颇可玩味的。所以于彭祖籍梅县，看来不能一笔带过。于彭祖上属于客家人，清代就到了台湾，士林外双溪的农田，一大片，一大片，是他们家的祖产，也是于彭童年的乐园。于彭回忆儿时的外双溪，有两条清溪交汇，溪水从山涧流出，水清见底，加上谷地地形，可说是个鸟语花香的桃花源，童年在此戏水抓鱼摸虾好不快活。

于彭说：“我家原本务农，现在的卫理女中以前就是我家，后来地卖给了蒋夫人兴建卫理女中，我们才搬到这里（指桂荫庐）。 ”

1961年，宋美龄看上他家这块农地，征收建成现在的卫理中学。1967年，台北故宫也在此落脚，于彭父亲被迫离开农地，搬迁至现今桂荫庐之处，盖了座简单的住宅。

于彭家是世代务农的，他们家种了点什么，我倒是很关心。按照我的心愿，他们家应该种水稻和甘蔗，这是农作物中最有灵性的。还应该有一头大水牛，公的，满身黑色，一天水墨。

他们家还有个大竹园，于彭伐竹，刀在竹竿上跳，他只能伐几枝新篁。童年的于彭，常常一个竹片、一把小刀、一撮泥土——他只要一个竹片、一把小刀、一撮泥土，就可以自己找乐，做雕刻作品。也可以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了美术才赋。有一次于彭在竹竿上刻了只螳螂，居然把麻雀引来。他后来学习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一句成语，高兴了好几天，以为是对他童年美术工作的肯定。

于彭的童年生活不寂寞，视野也不封闭，并且逐渐获得了一生取之不尽的修养：一个小孩在太阳底下玩闹，在月亮底下玩闹，在风底下玩闹，在雨底下玩闹，在金木水火土底下玩闹，这是最好的修养。于彭的画里——尤其在《欲望山水》之后，他的画里有天气地气，我不得不认为这是他童年的修养——童年的修养在其中占据了一大部分，而不仅仅只来自于他现在一直津津乐道的练功。据说于彭已经修得禅门的内家拳及养生气功了。

中国的顶尖文人或多或少都有点拳脚和吐纳的功夫。曹操不用说了，他基本上是横刀立马过来的。曹操的诗文最能代表建安风骨，一个时代不同寻常的美就在他的几个句子里，而不是在才高八斗的曹植那里。曹植比曹操会写诗，但仅仅是诗，还不能说囊括了一个时代不同寻常的美。我私下里认定就因为曹植不会武功。俗话说“文攻武卫”，也就是文武双修，文武双修是中国一个传统文人的基本内涵。李白佩剑，披着紫色袍，到处乱跑，没一点功夫的话，像他这么狂，早被人打死了。杜甫从马上掉下，还不是仗着功夫，不然也摔死了，让我们读不到《秋兴》八首，这是多大的遗憾。辛弃疾能够把叛徒从敌营抓回来，陆游杀死过两头老虎。话不需要扯得这么远，单说现代的艺术家的黄宾虹是太极高手，他的学生林散之也是武功高强。林散之青年时期去贵州写生，在山道上迷了路，他看见一队马帮过来，忙上去问路，为首的人端坐马背一言不发，抡圆了手中的大木棒朝他脑袋上敲来，幸亏林散之一个鹞子翻身，翻到了树上。后来他才知道，遇到马帮是不能问路的，他们以为你要劫道。最典型的要算陈子庄了，他的画没人买，他就靠教人武术来养家糊口。

文人中就是不会拳脚的，也会吐纳，苏东坡是气功大师，他运

了气后，腹中能够嗡嗡作响，像是我把头伸进大坛子里猛叫了一声。于彭的中国功夫我没领教过，我相信一定不错，否则他也不敢在这乱世之中瞎灯黑火地流窜。

文人为什么要习武，在我看来，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安全感。

提前的欲望

于是——

童年在野天野地里的修养，想不到结束得这么快，于彭读小学了，乘法口诀背到小学毕业还没背完。父母当然着急，他是独生子，以后家里全靠他算账呢。

一月：

盐一斤，七分

菜油二两，两毛二

乘公交车五次，一毛

……

本月共支出十一块零三分。勤俭节约不能忘记，要斗私批修。

我从旧书店买了本旧书，偶得此夹在书中的账单，估计是20世纪70年代初之物，心里很快活，无意之间获取了时代文献，也就抄在这里。我想台币的面额是很大的，于彭的父母要于彭算账，这更为难他了。他糊里糊涂地就到了初中时代，于彭对我说他数学考试常常零分，我说你也太差了，还不如毕加索，毕加索好坏还能考个七八分。毕加索考数学，不能见到“8”这个数字，一见到“8”，他就横过来看，心想这两乳房还挺大的，他就琢磨着给这两挺大的乳房搭配上什么样的脑袋和屁股。

数学对画家，就像臭豆腐，喜欢的真喜欢，不喜欢的就是喜欢不起来。但数学会分出画家的两个倾向：数学好的画家，会做整合的画面感，比如克利、康定斯基、蒙德里安、马列维奇，这一类画家的画面感首先是精确的，但又不无距离的，它直接把结果推到我们面前，是等号后面的“和”或者“商”，他早加好或者除好了，绝不把等号和等号前面的数字给我们看；数学不好的画家，他的画面感是怀疑的，是支离破碎的，他不能够整合，但他有一种扩张能力。相比较而言（所谓的艺术史淡化，都陈列于脱开时间链条的圆屋顶之下），我们会觉得数学好的画家的画面感更加古典，数学不好的画家的画面感更加现代。诗人也是如此，歌德和瓦雷里都属于数学好的诗人，和“明季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相比，他们的遣词造句的